

〈回家的一百種方法〉

不知道多少人去過台東？去過的原因是什麼，又去過幾次？如果選擇要去台東玩跟屏東玩，你會選擇去哪裡？前幾天跟朋友討論到，他聽過現在有很多幼稚園的畢業旅行已經在出國，新加坡日本云云。好奇未來會不會很多小孩去過世界各地，反而對台灣這塊土地超級陌生。

印象很深刻，曾經在地理課本上看過形容台東是「陸上孤島」，即使是此時此刻，要從台北搭台鐵回到台東老家，自強 3000 也要經歷四到五小時的車程。

小時候牽著媽媽的手，站在台北車站買票口前，看著不斷翻牌的時刻表，就是我回家的第一條路（查了下台北車站歷史才發現，我出生那年就是第四代北車落成正式啟用的年份）。坐上燈光昏暗，搖搖晃晃，各站停靠的車廂。絨布座椅，空氣混雜台鐵便當與各種食物的氣味，走道擠滿人。沒有什麼轉移注意力的方法，只有一直發呆，或者數著窗外的樹木和經過的車站，悠悠地晃到臺東。

大學只要遇到連假要回臺東時，就開始網路搶票的戰爭，要先鎖定連假期間搶票公告，準時當日 0 點 0 分進入當到不行的台鐵網站，那是練就我往後搶演唱會票快手的前哨戰。搶到是萬中選一，沒搶到就要開啟備案，先搭客運到宜蘭，再從宜蘭轉火車到花蓮，花蓮換車轉到臺東，還要再買莒光號票才能抵達太麻里。

一定沒有人問「何不搭飛機？」不是沒有試過，從台北住處拖著行李搭捷運前往松山機場，飛機要比火車更早提前登機，等於出發時間也要更早；雖然縮短移動時間，但抵達機場後，要再從機場抵達家中，又是另一個關卡，機場也不是跟出國玩去的國際機場一樣各種轉乘各種便利，單程機票價格又比火車更貴，單趟要快三千，某年春節試過一次搭飛機回家後，就決定放棄這個替代方案。

另一種方法，開車自駕。小時候還沒有雪隧，只有九彎十八拐，沒有蘇花改，只有一條蘇花公路，沒有台 11 只有台 9 線。每到過年，清晨 6 點早早被挖起床，爸爸開車，媽媽在副駕拿紙本地圖看路，我跟姊姊後座還在昏昏欲睡，這趟回家的路要開整天。零碎的記憶中，姊姊總會在九彎十八拐暈車到不行，我們固定會在坪林停下來吃東西喝碗貢丸湯。

我看著車窗外的風景，數著經過的一個個隧道，呼嘯而過的風景，數著反光貓眼標誌。爸爸會在路邊買檳榔跟提神飲料，等到了太麻里時都已經是晚餐時

間，儼然一趟公路旅行。從那時對我來說，回台東，就是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。

那個國度沒有便利商店，只有昏暗燈光的雜貨店，架上的麵包沒有貼有效期限，不知道放了幾個星期。那個國度到了日落後，全村安靜地連鄰居拖鞋踩地的腳步聲都聽得到。那個國度的房子沒有鐵門鐵窗，只有木拉門和玻璃窗，牆壁裡混雜穿出幾根茅草。那個國度說的話我聽不懂，是祖先說話的聲音。

如果要從我家出發離開，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記憶裡有次中秋節遇到颱風登陸，那年爸爸北上工作，我和他在風雨剛歇沒多久的連假最後一天抵達台東火車站，整個車站人滿為患，才知道因為花東鐵路搶修尚未完成，目前北上列出停駛，因此有許多趕著回北部上班的民眾坐困車站。

折衷之計，馬上買了兩張南迴往高雄的站票，計畫轉高鐵北上。兩個多小時的莒光號車程，整輛火車塞滿了跟我們一樣急著返工的人群，我跟爸爸站在車廂與車廂之間擁擠的走道，記憶裡我們沒有太多對話，就這樣晃啊晃的，事後才知道，那會是我人生唯一一次跟爸爸去高雄。

到了之後我帶著爸爸去高鐵站，他從沒有搭過高鐵，我讓他找個地方坐，等我去問看看還有沒有自由座的票，當時晚上 8 點多，距離末班高鐵沒剩幾班車，櫃檯前大排長龍，我聽見前面有人離開時說：「已經沒當日票啦。」心裡一驚，該不會今晚要露宿車站？神奇的是，輪到我時站務員跟我說：「你很幸運，你前面一位剛好退票，有兩張座位。」本來還擔心爸爸腳不好，已經站了兩個多小時，等等還要站回台北，幸好老天賜給了我兩個座位。

於是我就在車站買了晚餐摩斯上車，帶著第一次體驗高鐵的爸爸，坐回台北，從下午三四點從太麻里開車出發到台東車站，最後抵達台北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半，折騰了七、八個小時，繞了台灣四分之三圈，終於結束了這趟旅程。

現在回想，那算是我少數幾次長時間跟爸爸獨處的時光，多半時候回家都是有其他家人陪同，或者爸爸載我去車站的三四十分鐘車程而已。那段回憶是只有我跟他共享的片刻，如今記得的也只剩下一人了。

回家的路很遠，不是最深的問題，而是那條路有可能遠到看不到終點。有很多生命的終點，都結束在這條遙遙無盡的路上，在前往醫院的路上，甚至就在救護車上。

從沒想過，二十多年後，爸爸也是在這條公路上失去了氣息。從打電話給救護車，救護車抵達家中再衝往急診室的路途，直線距離再快也要三十分鐘，在前往急診室的途中，他斷了兩次氣，直到抵達醫院的第三次電擊搶救，才救回一絲心跳。

那時我著急地衝回台東趕往醫院加護病房，加護病房探訪時間只有早上 11 點與晚上 7 點，各 30 分鐘的時段，因此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我每天都載著家人往返這條道路兩趟，去醫院跟我爸說話。在那之前，我才剛考上駕照一年多，實際上路次數屈指可數，開起車來還是怕東怕西。最一開始，是爸爸教我開車，也一直希望我去考駕照，希望從此家裡可以多個人手分擔開車一事，卻沒想到等我真正學會開上路時，是他不在我副駕位子的時候。

那條十幾年來，爸爸到台東火車站等我，載我回家的公路，竟也是我送他最後一程的路。

回家的路有一百種，但沒有一種可以走回曾經的家。